

晏子春秋



版社

晏子春秋

廖名春 邹新民 校点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晏子春秋/廖名春,邹新民校点. —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
1998.3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传统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4865-X

I. 晏… II. ①廖… ②邹… III. 历史-中国-春秋时代-史籍
IV. K225.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411 号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学术策划 |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|
| 文库工作室 |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
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|
| 总 发 行 人 | 俞晓群 |
| 责 任 编 辑 | 王越男 |
| 美 术 编 辑 | 谭成荫 |
| 封 面 设 计 | 陶雪华 |
| 责 任 校 对 | 王 玲 |
| 出 版 | 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 |
| 发 行 | 辽宁省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沈阳新华印刷厂 |
| 版 次 |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开 本 |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.625 |
| 字 数 | 81 千字 插页 1 |
| 印 数 | 1—10,000 册 |
| 定 价 | 4.40 元 |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二辑弁言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生也逢辰，问世之时，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大步，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，因此初印销数不俗，令人高兴。但也可说生不逢辰：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，走进书市，“爆”、“炒”之声不停，大违筹议这一《文库》时的行销氛围。在这情况下，像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这类图书，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，迎迓读者，颇劳心神。在这时刻，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：“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，而将永远存在……”，以为书业箴诫。我们读之大喜，铭诵再三，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：“不求显赫一时，但愿传诸久远”，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。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，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——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。

既然“传诸久远”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，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、编纂、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。第一辑出书后，反应大抵可以，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。当年《万有文库》定价低廉，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；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雠未精，为时人诟病，我们力求避免，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；至于选题，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、高手操作，但就总体看，有些不免失诸凌乱（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）。凡此种种，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，并在调整、改进之中。选题体系严谨，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，但就译作而言，因为版权关系，不免为难。就第二辑看，此病仍难消除。不过，当今的丛书，似乎追求系统、完整过多，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。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

《文化生活译丛》的办法，以质为尚，体例为次。自然不可“拉在篮里就是菜”，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，略加搭配，不论次第，纳入“篮”中，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“满汉全席”。此种意义上的“菜篮子工程”，读者其许我乎？！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之能问世，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、专家学者的指点。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，并诸每册卷首，作为永久纪念。本辑开始，不再印出各位大名，而只是藏诸内心。把书编好、出好，为读者服务得更好，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！

一九九八年二月

本书说明

《晏子春秋》是记录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思想言行的一部著作。晏婴，字平仲，一说字仲，谥号平，夷维（今山东高密）人，生年不详，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（公元前500年），继父晏弱为齐大夫，历仕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世，是齐国最有名气的政治家之一。

《晏子春秋》之名最早见于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，张守节《正义》引《七略》（或云当为《七录》之误）云“七篇，在儒家”，未著录作者姓名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称“《晏子》八篇”，仍在儒家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唐书·经籍志》著录与《七略》同，并且说：“齐大夫晏婴撰。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记》、《中兴书目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著录仍称《晏子春秋》，但作十二卷。

关于《晏子春秋》一书，自从唐代柳宗元提出“君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”说以后（《柳河东集》卷四），就有人将其列入伪书一类。尽管后来又有不少人提出不同看法，但终因其真假难辨而未被人所重视。1972年4月，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发掘出4900多枚竹简，其中整理出来的《晏子》简就有102枚，散见于今本八篇中的18章（骈字摹《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序言》）。在西汉初年，当时比较僻远的临沂已有《晏子》一书的流传，足证《史记》记载当时“世多有之”是可信的。由此可见，《晏子春秋》不可能是“六朝人好作伪者依放为之”（吴德旋《初月楼文钞》卷一），也不可能成书“在秦政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”（吴则虞《晏子春秋集释序言》）。董治安说“《晏子春秋》不是晏婴自著，也不是汉以后人杂抄诸家拼凑起来的東西，而是一部独立的先秦时代

的作品，编写者大约是稍晚于晏子的战国时人”（《说晏子春秋》）。这一论断是正确的。具体说，《晏子春秋》应是战国齐人中景仰晏子者所作，其作者也许就在稷下学者中。

在政治思想上，《晏子春秋》重礼，主张以仁义“服天下”。极力反对严刑苛政，力主减轻赋税和徭役。反对繁饰礼乐，奢侈享乐。主张“任贤”，“举贤”，反对用人惟亲。反对“朝居严”，要求上不聋，下不暗，更提出“和”、“同”问题，主张君主要从谏如流，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，关心百姓的疾苦。有较强的进步倾向，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。

在艺术上，《晏子春秋》接近历史笔记小说。它善于用简练、生动的语言去组织事件，展开情节，戏剧性强。善于用反衬、烘托方法来塑造晏子的形象。议论精当，亦庄亦谐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所以，《晏子春秋》不但是一部富有浓厚政治思想色彩的古典文学作品，也是研究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历史、文学、哲学史的重要文献。

此校点本以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活字本为底本，以《古书丛刊》影印吴鼐影刊明刻本、毕沅整理之清《经训堂丛书》本、吴则虞《晏子春秋集释》参校。

本书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廖名春、邹新民校点整理。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内篇谏上第一 / 1

内篇谏下第二 / 15

内篇问上第三 / 28

内篇问下第四 / 41

内篇杂上第五 / 52

内篇杂下第六 / 66

外篇重而异者第七 / 79

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 / 92

校勘记 / 99

内篇谏上第一

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

庄公奋乎勇力，不顾于行义。勇力之士，无忌于国，贵戚不荐善，逼迕不引过。故晏子见公。

公曰：“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婴闻之，轻死以行礼谓之勇，诛暴不避强谓之力，故勇力之立也，以行其礼义也。汤武用兵而不为逆，并国而不为贪，仁义之理也。诛暴不避强，替罪不避众，勇力之行也。古之为勇力者，行礼义也。今上无仁义之理，下无替罪诛暴之行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，则诸侯行之以国危；匹夫行之以家残。昔夏之衰也，有推侈、大戏；殷之衰也，有费仲、恶来，足走千里，手裂兕虎，任之以力，凌轹天下，威戮无罪。崇尚勇力，不顾义理，是以桀、纣以灭，殷、夏以衰。今公自奋乎勇力，不顾于行义，勇力之士，无忌于国，身立威强，行本淫暴，贵戚不荐善，逼迕不引过，反圣王之德，而循灭君之行，用此存者，婴未闻有也^①。”

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

景公饮酒酣，曰：“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，请无为礼。”晏子蹴然改容曰：“君之言过矣！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^②。力多足以胜其长，勇多足以弑君，而礼不使也。禽兽以力为政^③，强者犯

弱，故曰易主。今君去礼，则是禽兽也。群臣以力为政，强者犯弱，而日易主，君将安立矣！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，以有礼也。故《诗》曰：‘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？’礼不可无也。”公面而不听。

少间，公出，晏子不起，公入，不起，交举则先饮。公怒，色变，抑手疾视曰：“向者夫子之教寡人，无礼之不可也。寡人出入不起，交举则先饮，礼也？”晏子避席，再拜稽首而请曰：“婴敢与君言而忌之乎^④？臣以致无礼之实也。君若欲无礼，此是已！”公曰：“若是，孤之罪也。夫子就席，寡人闻命矣。”觴三行，遂罢酒。盖是后也，飭法修礼以治国政，而百姓肃也。

景公饮酒醒三日而后发晏子谏第三

景公饮酒，醒，三日而后发。

晏子见曰：“君病酒乎？”公曰：“然。”晏子曰：“古之饮酒也，足以通气合好而已矣。故男不群乐以妨事，女不群乐以妨功。男女群乐者，周觴五献，过之者诛。君身服之，故外无怨治，内无乱行。今一日饮酒，而三日寝之，国治怒乎外^⑤，左右乱乎内。以刑罚自防者，劝乎为非；以赏誉自劝者，情乎为善；上离德行，民轻赏罚，失所以为国矣。愿君节之也。”

景公饮酒七日不纳弦章之言晏子谏第四

景公饮酒，七日七夜不止。弦章谏曰：“君欲饮酒七日七夜，章愿君废酒也，不然，章赐死。”

晏子入见，公曰：“章谏吾曰：‘愿君之废酒也！不然，章赐死’。如是而听之，则臣为制也；不听，又爱其死。”晏子曰：“幸矣，章遇君也！令章遇桀、纣者，章死久矣。”于是公遂废酒。

景公饮酒不恤天灾致能歌者晏子谏第五

景公之时，霖雨十有七日。公饮酒，日夜相继。

晏子请发粟于民，三请不见许。公命柏遽巡国，致能歌者。晏子闻之，不说，遂分家粟于氓，致任器于陌，徒行见公曰：“十有七日矣！怀宝乡有数十，饥氓里有数家，百姓老弱，冻寒不得短褐，饥饿不得糟糠，敝敝无走，四顾无告，而君不恤，日夜饮酒，令国致乐不已。马食府粟，狗彘与豢，三保之妾，俱足梁肉^⑥。狗马保妾，不已厚乎？民氓百姓，不亦薄乎？故里穷而无告，无乐有上矣；饥饿而无告，无乐有君矣。婴奉数之笑，以随百官之吏，民饥饿穷约而无告，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，婴之罪大矣。”再拜稽首，请身而去，遂走而出。

公从之，兼于涂而不能逮，令趣驾追晏子其家，不及。粟米尽于氓，任器存于陌，公驱及之康内。公下车从晏子曰：“寡人有罪，夫子倍弃不援，寡人不足以有约也，夫子不顾社稷百姓乎？愿夫子之幸存寡人，寡人请奉齐国之粟米财货，委之百姓。多寡轻重，惟夫子之令。”遂拜于途。

晏子乃返，命禀巡氓家有布缕之本而绝食者，使有终月之委；绝本之家，使有期年之食；无委积之氓，与之薪糠，使足以毕霖雨。令柏巡氓家室不能御者，予之金；巡求氓寡用财乏者，死三日而毕，后者若不用令之罪。公出舍，损肉撤酒，马不食府粟，狗不食彘肉，辟拂^⑦兼齐，酒徒减赐。三日，吏告毕上：贫氓万七千家，用粟九十七万钟，薪糠万三千乘；怀宝二千七百家，用金三千。公然后就内退食，琴瑟不张，钟鼓不陈。晏子请左右与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，辟拂三千，谢于下陈，人侍三^⑧，士侍四^⑨，出之关外也。

景公夜听新乐而不朝晏子谏第六

晏子朝，杜扃望羊待于朝。晏子曰：“君奚故不朝？”对曰：“君夜发不可以。”晏子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梁丘据扃入歌人虞，变齐音。”

晏子退朝，命宗祝修礼而拘虞。公闻之而怒曰：“何故而拘虞？”晏子曰：“以新乐淫君。”公曰：“诸侯之事，百官之政，寡人愿以请子；酒醴之味，金石之声，愿夫子无与焉。夫乐，何必夫攻哉^①？”对曰：“夫乐亡而礼从之，礼亡而政从之，政亡而国从之。国衰，臣惧君之逆政之行。有歌：紂作北里，幽、厉之声，顾夫淫以鄙而偕亡。君奚轻变夫故哉？”公曰：“不幸有社稷之业，不择言而出之，请受命矣。”

景公燕赏无功而罪有司晏子谏第七

景公燕赏于国内，万钟者三，千钟者五，令三出，而职计莫之（原注：一作“职计算之”，并下“士师”亦同。）从。公怒，令免职计，令三出，而士师莫之从。公不说。

晏子见，公谓晏子曰：“寡人闻君国者，爱人则能利之，恶人则能疏之。今寡人爱人不能利，恶人不能疏，失君道矣。”晏子曰：“婴闻之，君正臣从谓之顺，君僻臣从谓之逆。今君赏谗谀之民，而令吏必从，则是使君失其道，臣失其守也。先王之立爱，以劝善也；其立恶，以禁暴也。昔者三代之兴也，利于国者爱之，害于国者恶之，故明所爱而贤良众^②，明所恶而邪僻灭，是以天下治平，百姓和集。及其衰也，行安简易，身安逸乐，顺于己者爱之，逆于己者恶之，故明所爱而邪僻繁，明所恶而贤良灭，离散百姓，危覆社稷。君上不度圣王之兴，而下不观惰君之衰，臣惧君

之逆政之行，有司不敢争，以覆社稷，危宗庙。”公曰：“寡人不知也，请从士师之策。”国内之禄，所收者三也。

景公信用谗佞赏罚失中晏子谏第八

景公信用谗佞，赏无功，罚不辜。晏子谏曰：“臣闻明君望圣人而信其教，不闻听谗佞以诛赏。今与左右相悦颂也，曰：‘比死者勉为乐乎！吾安能为仁而愈黷民耳矣！’故内宠之妾，迫夺于国，外宠之臣，矫夺于鄙，执法之吏，并荷百姓。民愁苦约病，而奸驱尤佚，隐情奄恶，蔽谄其上，故虽有至圣大贤，岂能胜若谗哉！是以忠臣之常有灾伤也。臣闻古者之士，可与得之，不可与失之；可与进之，不可与退之。臣请逃之矣。”遂鞭马而出^①。公使韩子休追之，曰：“孤不仁，不能顺教，以至此极，夫子休国焉而往，寡人将从而后。晏子遂鞭马而返。其仆曰：“向之去何速？今之返又何速？”晏子曰：“非子之所知也，公之言至矣。”

景公爱嬖妾随其所欲晏子谏第九

翟王子羨臣于景公，以重驾，公观之而不说也。嬖人婴子欲观之，公曰：“及晏子寝病也。”居囿中台上以观之，婴子说之，因为之请曰：“厚禄之！”公许诺。

晏子起病而见公，公曰：“翟王子羨之驾，寡人甚说之，请使之示乎？”晏子曰：“驾御之事，臣无职焉。”公曰：“寡人一乐之，是欲禄之以万钟，其足乎？”对曰：“昔卫士东野之驾也，公说之，婴子不说，公曰不说^②，遂不观。今翟王子羨之驾也，公不说，婴子说，公因悦之^③；为请，公许之，则是妇人为制也。且不乐治人，而乐治马，不厚禄贤人，而厚禄御夫。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，修法治，广政教，以霸诸侯。今君，一诸侯无能亲也，岁凶年

饥，道途死者相望也。君不此忧耻，而惟图耳目之乐，不修先君之功烈，而惟饰驾御之伎，则公不顾民而忘国甚矣。且《诗》曰：‘载骖载驪，君子所诫。’夫驾八，固非制也，今又重此，其为非制也，不滋甚乎！且君苟美乐之，国必众为之，田猎则不便，道行致远则不可，然而用马数倍，此非御下之道也。淫于耳目，不当民务，此圣王之所禁也。君苟美乐之，诸侯必或效我，君无厚德善政以被诸侯，而易之以僻，此非所以子民、彰名、致远、亲邻国之道也。且贤良废灭，孤寡不振，而听嬖妾以禄御夫以蓄怨，与民为讎之道也。《诗》曰：‘哲夫成城，哲妇倾城。’今君不免成城之求^④，而惟倾城之务，国之亡日至矣。君其图之！”公曰：“善。”遂不复观，乃罢归翟王子羨，而疏嬖人晏子。

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谏第十

景公有男子五人，所使傅之者，皆有车百乘者也，晏子为一焉。

公召其傅曰：“勉之！将以而所傅为子。”及晏子，晏子辞曰：“君命其臣，据其肩以尽其力，臣敢不勉乎！今有之家，此一国之权臣也，人人以君命命之曰：‘将以而所傅为子。’此离树别党，倾国之道也，要不敢受命，愿君图之^⑤！”

景公欲废適子阳生而立荼晏子谏第十一

淳于人纳女于景公，生孺子荼，景公爱之。

诸臣谋欲废公子阳生而立荼，公以告晏子。晏子曰：“不可。夫以贱匹贵，国之害也；置大立小，乱之本也。夫阳生，而长^⑥，国人戴之，君其勿易！夫服位有等，故贱不陵贵；立子有礼，故孽不乱宗。愿君教荼以礼而勿陷于邪，导之以义而勿湛于利。长

少行其道，宗孽得其伦。夫阳生敢毋使荼羹梁肉之味^⑩，玩金石之声，而有患乎？废长立少，不可以教下；尊卑卑宗，不可以利所爱。长少无等，宗孽无别，是设贼树奸之本也。君其图之！古之明君，非不知繁乐也，以为乐淫则衰；非不知立爱也，以义失则忧^⑪，是故制乐以节，立子以道。若夫恃谗谀以事君者，不足以责信。今君用谗人之谋，听乱夫之言也，废长立少，臣恐后人之后有因君之过以资其邪，废少而立长以成其利者。君其图之！”公不听。

景公没，田氏杀君荼，立阳生；杀阳生，立简公；杀简公而取齐国。

景公病久不愈欲诛祝史以谢晏子谏第十二

景公疥且疟，期年不已。召会遭、梁丘据、晏子而问焉，曰：“寡人之病病矣，使史固与祝佗巡山川宗庙，牺牲珪璧，莫不备具，数其常多先君桓公，桓公一则寡人再。病不已，滋甚，予欲杀二子者以说于上帝，其可乎？”会遭、梁丘据曰：“可。”晏子不对。公曰：“晏子何如？”晏子曰：“君以祝为有益乎？”公曰：“然。”“若以为有益，则诅亦有损也。君疏辅而远拂，忠臣拥塞，谏言不出。臣闻之，近臣嘿，远臣瘖，众口铄金。今自聊、摄以东，姑、尤以西者，此其人民众矣，百姓之咎怨诽谤，诅君于上帝者多矣。一国诅，两人祝，虽善祝者不能胜也。且夫祝直言情，则谤吾君也；隐匿过，则欺上帝也。上帝神，则不可欺；上帝不神，祝亦无益。愿君察之也。不然，刑无罪，夏、商所以灭也。”公曰：“善解予惑^⑫，加冠！”命会遭毋治齐国之政，梁丘据毋治宾客之事，兼属之乎晏子。晏子辞，不得命，受相退。把政，改月而君病浚。公曰：“昔吾先君桓公，以管子为有力，邑狐与谷，以共宗庙之鲜，赐其忠臣，则是多忠臣者。子今忠臣也，寡人请赐子州款。”辞曰：“管子

有一美，嬰不如也；有一恶，嬰不忍为也，其宗庙之养鲜也。”终辞而不受。

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逊晏子谏第十三

景公游于麦丘，问其封人曰：“年几何矣？”对曰：“鄙人之年八十五矣。”公曰：“寿哉！子其祝我。”封人曰：“使君之年长于胡，宜国家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子其复之。”曰：“使臣之嗣，寿皆若鄙臣之年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子其复之。”封人曰：“使君无得罪于民。”公曰：“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，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？”晏子谏曰：“君过矣！彼疏者有罪，戚者治之；贱者有罪，贵者治之；君得罪于民，谁将治之？敢问：桀、纣，君诛乎？民诛乎？”公曰：“寡人固也。”于是赐封人麦丘以为邑。

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谏第十四

楚巫微导裔款以见景公，侍坐三日，景公说之。

楚巫曰：“公，明神之主^①，帝王之君也。公即位有七年矣，事未大济者，明神未至也。请致五帝，以明君德。”景公再拜稽首。楚巫曰：“请巡国郊以观帝位。”至于牛山而不敢登，曰：“五帝之位，在于国南，请斋而后登之。”公命百官供斋具于楚巫之所，裔款视事。

晏子闻之而见于公曰：“公令楚巫斋牛山乎？”公曰：“然。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，神将降福于寡人，其有所济乎？”晏子曰：“君之言过矣！古之王者，德厚足以安世^②，行广足以容众，诸侯戴之，以为君长，百姓归之，以为父母。是故天地四时和而不失，星辰日月顺而不乱。德厚行广，配天象时，然后为帝王之君，神明之主。古者不慢行而繁祭，不轻身而恃巫。今政乱而行僻，而求

五帝之明德也？弃贤而用巫，而求帝王之在身也？夫民不苟德，福不苟降，君之帝王，不亦难乎！惜夫！君位之高，所论之卑也。”公曰：“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：‘试尝见而观焉。’寡人见而说之，信其道，行其言。今夫子讥之，请逐楚巫而拘裔款。”晏子曰：“楚巫不可出。”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楚巫出，诸侯必或受之。公信之，以过于内，不知；出以易诸侯于外，不仁。请东楚巫而拘裔款。”公曰：“诺。”故曰：送楚巫于东，而拘裔款于国也。

景公欲祠灵山河伯以祷雨晏子谏第十五

齐大旱逾时，景公召群臣问曰：“天不雨久矣，民且有饥色。吾使人卜，云：祟在高山广水。寡人欲少赋敛以祠灵山，可乎？”群臣莫对。晏子进曰：“不可，祠此无益也。夫灵山固以石为身，以草木为发，天久不雨，发将焦，身将热，彼独不欲雨乎？祠之无益。”公曰：“不然，吾欲祠河伯，可乎？”晏子曰：“不可。河伯以水为国，以鱼鳖为民，天久不雨，泉将下，百川竭，国将亡，民将灭矣，彼独不欲雨乎？祠之何益？”景公曰：“今为之奈何？”晏子曰：“君诚避宫殿暴露，与灵山、河伯共忧，其幸而雨乎。”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，三日，天果大雨，民尽得种时。景公曰：“善哉！晏子之言，可无用乎？其维有德。”

景公贪长有国之乐晏子谏第十六

景公观于淄上，与晏子闲立。公喟然叹曰：“呜呼！使国可长保而传于子孙，岂不乐哉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婴闻明王不徒立，百姓不虚至。今君以政乱国、以行弃民久矣，而声欲保之，不亦难乎？婴闻之：能长保国者，能终善者也。诸侯并立，能终善者为长。列士并学，能终善者为师。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贤而赞德之时，亡